想要获取更多资源吗?

点击上方图片，即可进入修行资料中心，探索浩如烟海的佛经经典、禅修指南、开示讲记以及实修方法等珍贵内容。这里汇集了助您精进修行的各类资源，无论您是初学者还是资深修行者，都能在此找到滋养法身慧命的甘露法雨，开启智慧，增长福德，成就菩提！

我和一般人不一樣

只要對眾生有利益，我雖死不辭。

◎一九九三年一月十一日上午
開示於臺灣板橋臺北縣立體育館

你們大家都聽得懂我的話嗎？（大眾：懂。）有沒有外國人不懂得華文，要聽英文的？（大眾：沒有。）那麼我先對你們各位講一點你們不願意聽的事情。什麼事呢？就是我和旁人的思想不一樣，行為不一樣，處事不一樣。

思想怎麼樣不一樣？旁人的思想，都是願意得到利益、好處；我的思想呢，我自己的事情，不願意得到什麼利益，只要對眾生有利益，我雖死不辭，這是思想不一樣！

行為，我所做的事情，一般人不一定認識，我也不願意叫人認識我的行為，這是行為。處事呢，無論遇到什麼事，我所要做的，旁人都不願意做。譬如，我出家了，做沙彌的時候，專門做什麼呢？專門收拾廁所、倒痰罐子、掃地，這是一般人不願意做的事情，那麼我自己來做。

所以你們各位要知道，我這個思想、行為和處事的方法，和一般聰明有智慧的人，不一樣的；和愚癡的人來比較，也沒有再比我更愚癡的。

今天對你們大家說話，做這個法會，這麼多人，也是我不願意做的事情。可是有人要求我，我不願意做，也要做一點，也要勉為其難。尤其這一次到臺灣來，第一件事是給你們善男信女送福來了；可是我這個送福的方法，或者沒有人認識，或者沒有人了解。是不是有人認識，是不是有人了解，我不管；我是但問耕耘，不問收穫。我抱著這種觀念來到臺灣，臺灣人了解不了解，我也在所不計，不過我要對大家先聲明一下。

第二，我這次回來是抱病而來，這身有老的疾病纏綿不脫。在美國我都很少講經說法，現在很少有什麼法會，是我來帶著做的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個病體，醫生告訴我要多休息，不能勞累。我本來不怕勞累，我就願意勞累。可是醫生這麼說，我也敷衍敷衍醫生，我就少做一點。這次來可以說是冒著危險來的，這不是驚世駭俗；有護法善神指示叫我不要來，可是又因為答應這邊善男信女的要求，我不能顧慮我自己的安危，這個存亡，我不顧慮的，我答應的事情一定要做的。

很奇怪的，我從美國一來，病就比較重。到了臺灣呢，就受了感冒，你們大家都聽見我的聲音，現在喉嚨好像有什麼東西似的，聲音不太清朗。可是雖然這個樣子，我還來參加這個法會。我不會自己躲懶偷安，教這些青年人多辛苦一點。有護法不主張我來，說你有病，到那邊恐怕就生命有危險，我說：「我看死和活，這都是一樣的，沒有什麼分別。我能為法忘軀，這是佛弟子的本份。」所以這樣就來臺灣了。

做這個法會，我預備每一天專心致志，給這個法會來加持，來默默中祝福。誰能參加這個法會，我不能告訴你們能得到什麼好處。如果我說，這回你們參加這個法會，能得到什麼什麼樣的利益，得到什麼什麼樣的好處。我告訴你，天機不可洩露，說破了，就不靈了。所以我不能說：「我主持這個法會，對於每一個人有什麼利益，有什麼好處，有什麼功德。」

我老實告訴你一句，你抱著有利益、有好處、有功德的心來，這根本就不是參加法會的人所應該有的。你若是有真心，不必有所求，自然地也就感應道交了；你若沒有真心，你有所求，都是鏡花水月，那恐怕是可望不可見，可望不可摸的。有心是妄想，無心是感應。

宣化從十二歲就給天地君親師天天叩頭頂禮兩次，以後加上天下大賢人、大聖人、大孝子、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我都給他們叩頭頂禮。因為他們能影響我，諸惡不作，眾善奉行；他們能影響我怎麼樣做一個無愧於天地的正人君子，所以我要感謝他們，向他們叩頭頂禮。那麼每一天就增加這個叩頭的數量，最後大惡人我也給他叩頭，我做什麼事情都好大喜功，願意找那個大的。那麼給這個大惡人叩頭，希望他改惡向善，發菩提心，也共成佛道。

那麼大善人、大賢人、大孝子、大聖人、大英雄、大豪傑，我都給他們叩頭。然後又打了妄想了，我說大善人、大聖人、大賢人，我給他們叩頭，感謝他們；那麼我又想起來這不善的人、大惡人、大壞人、大無賴、大流氓，這一些個人怎麼辦呢？於是乎我又向他們叩頭。人家是給佛叩頭，給菩薩叩頭，給大菩薩、大佛來叩頭。我那時候就很愚笨的，就想起大惡人、大壞人，在世界上，他們這些人很可憐的，他們在六道輪迴裏，愈輪愈轉，離佛道愈遠，所以我希望給他們迴向，他們都改過自新，改惡向善。

以後我又想，這一般普通的人，我對他們也應該要來恭敬。於是乎我向天下所有眾生來叩頭頂禮，乃至一切的蚊蟲、螞蟻，最微細的那個生物，我都向他們來叩頭頂禮。我覺得我和這些最微細的眾生都是一樣的，所以我應該來引導度脫牠們，早成佛道。這是我叩頭的原因。

那麼這以後，我想每天早晨叩頭要兩個多鐘頭，叩八百三十幾個頭，晚間又要兩個鐘頭，叩八百三十幾個頭，一天兩次。這樣一想，這叩頭四個鐘頭，應該把它減少一點，做一些個旁的事情。那麼八百三十幾個頭，我縮成五個頭，把它濃縮起來。方才我所念的，就是皈依盡虛空、

遍法界，十方三世無盡無盡常住三寶，這是〈楞嚴咒〉的第一句，就是頂禮十方三世一切諸佛。十方，有東西南北，這是四方；又有四隅－－東南方、西南方、西北方、東北方，再加上下，這叫十方。所以我濃縮了，頂禮五個頭。

第一個是頂禮盡虛空、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寶；第二個頭也是給佛法僧三寶來頂禮；第三個頭還是給佛法僧三寶頂禮。

第四個頭是給誰頂禮呢？就是給大聖人、大賢人、大孝子、大善人、大英雄、大豪傑、大偉人、大德士，甚至這些個大惡人、大壞人，統統的，盡虛空、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眾生，都包括在內。那麼包括蚊蟲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也給牠們頂禮；螞蟻也是我的好朋友，我也給牠們頂禮。因為我過去生中，不知殺了多少蚊蟲、螞蟻，我實在對不起牠們；包括一切其他的眾生在內，無量劫以前，我不知道傷害過多少眾生的生命，所以現在都要向牠們來叩頭贖罪，希望牠們不怪我。

所以我常對人講笑話，我說你們現在雖然給我叩頭，實際上，我在有生以來已經給你們各位叩頭了，不過你們不知道，但是你們心裏知道。所以誰向我叩頭，現在都是還我的頭呢！所以我也不能受，也不能拒，這是第四。

第五個頭呢，我是頂禮盡虛空、遍法界十方三世一切諸佛所說的波羅提木叉、所說的戒律。因為有佛的戒律，我才能依照這個道路，往佛道上走。這個戒律對我的恩德是無量無邊的。

所以我每逢叩頭的時候，都是這樣子做。我相信世界上沒有一個愚癡的人，像我這麼愚癡。人人都比我有智慧，所以他們都不屑於像我這種的思想、行為和做法，都覺得我太可憐了，覺得我是很可憐的。

為什麼要對你們各位說出我這個叩頭的方法、這種愚癡的行為？因為你們大家要聽我來講，不要聽人家講，說：「宣化有什麼神通，有什麼感應，又有什麼了不起。」沒有的，這都是一般人不知為什麼，他就給我造出這種的不虞之譽，求全之毀來。

我因為這樣的行為，所以不要說你們在家人，就連出家人都是看不起我的，都是抵制我的。你們誰若信我，你們要深深地了解，可能是上了一個大當，可能不是大當，因為你慈心下氣，能對一切眾生都來結緣，這是好的。

說完了這個話之後，我再向你們說一說我近來的狀況、近來的病情。你們各位如果願意把它記錄下來，我可以慢慢念，你們把它寫下來，然後做一個研究。什麼呢？這有八句，你不要拿它當詩來念，也不用拿它當偈頌來念，就拿它當一個白話的俚句就好了。

第一句是「苟延殘喘度餘生」，苟延殘喘哪，這一口氣出去，那一口氣能不能回來，這都不一定的。「老疾纏綿痛苦中」，這不是叫你們來可憐我：「啊！我這老了！你們大家要可憐可憐我啊！這麼一個愚癡的人。」這叫老疾纏綿痛苦中。這個老疾不是一朝一夕來的，這是從有生以來日積月累造成的，所以腿也不靈敏了，胳臂痠，背也痛，眼睛也花，耳朵也聾了，牙也掉了。這樣子一來呀！這是很痛苦，很不自由的，啊！老疾纏綿痛苦中。

「日進飲食如服毒」，我白天吃東西呀，很不願意吃。無論什麼珍饈美味，什麼好吃的東西，我一吃啊！就覺得不願意吃，就像服毒那麼困難，日進飲食如服毒。

「夜宿病榻賽僵蟲」，你們聽聽這個意思好不好笑？晚間在這個病榻上啊！就像一條僵蟲似的。那死的蟲子，已經僵了、硬了，和那個差不多。

「夢中屢逢無常鬼」，你們大家都知道有無常鬼啊！在夢裏頭常常和他們見面，可是他們還沒有抓我去，因為他們要抓我，就來個菩薩，說：「還沒到時候，你不應該抓他，他是為眾生來服務的，事情還沒有完呢！」這麼一給講和呀！他們也不抓我了。在夢裏他本來想要抓我，所以說「夢中屢逢」，很多次，不只一次。不過見到佛，見到菩薩的時候也不少。所以這無常鬼見到佛菩薩都這麼樣愛護我、擁護我，他們也就望望，叩一個頭就走了。這我也不明白他們為什麼給我叩頭。

「醒來難覓救護神」，醒來啊！不容易找到一個救護我的神仙。誰能救護我呢？還要自己勉為其難，帶病和這個魔王來作戰。

我現在到臺灣，我老實告訴你們，這個魔王都在這兒等著我呢，都要和我挑戰。我若是沒有膽量，也不敢到臺灣來，這麼多魔王在那兒，所有的魔王想要把我弄得不到臺灣來。我今天老實告訴你們，你們願意聽，我也要說；不願意聽，我也要說。我現在到臺灣來呀，既來之，則安之，我不怕任何人來和我挑戰。

什麼叫魔子魔孫呢？就是末法佛教本身的佛教徒。以前我到臺灣哪！有人就給我造謠言，說我是共產黨。在幾十年以前，臺灣如果說你是共產黨，這是生命都沒有了，一定會坐牢獄的、坐縲絏的。所以我到臺灣來，沒有一個和尚敢去接飛機的，也沒有什麼大護法、大居士去接飛機的，只有一個大約還知道清楚的人－－周宣德老居士，那麼他還不怕受我這個共產黨的連累，所以去接飛機，送飛機。還有一個董正之居士，他大約也是不怕我是共產黨，他也接飛機，送

飛機。以後黃大任啊，還有其他的，我記不起來了。因為那時候，若有人安你一個共產黨的名字，那人人都畏之如虎，看這個人像老虎那麼厲害，隨時會受傷的，這是最初到臺灣。

那麼以後有一次，我記得我派了五個美國人到臺灣受戒。他們都是美國人，那時臺灣雖然說怕共產黨，但是不怕這個美利堅，所以就都一時很轟動的。完了，有人就問他們五個人，互相盤問。誰在這麼盤問呢？我現在也不記得，就說：「這五個人哪，以前都是嬉皮，沒有一個好東西。因為這個度輪法師，在美國到這公園去遊樂。遊樂呀，在公園裏頭到這個音樂亭那兒就坐下了，所以這些個嬉皮就都四面八方圍聚來了。那麼這個度輪就給他們講說佛法，這些個嬉皮雖然不太懂中國話，有的懂的就給翻譯，他們覺得有點道理。度輪就把他們拉到他所在的那個佛堂。然後又給他們一講，有人給他們翻譯，他們就都出家了。所以呀！他有美國徒弟。」這是一個講法。

還有說：「那個嬉皮都是吸毒、販毒的。想不到這個度輪哪！他也是吸毒的。雖然他沒販毒，他吸毒。那個毒藥啊！美國人吃一粒，就現原形了，就覺得好像不得了了，啊！很自在，自自在在，好像到了極樂世界似的；這個度輪吃十幾粒也沒有關係。」這麼樣子告訴大家。

為什麼他們這麼說呢？因為就怕臺灣人相信這個度輪。度輪一天吃一餐的，他們受不了，他們幹不起；度輪所教出來的人，都天天搭衣，天天衣不離體，這是怪里怪氣的。「他們天天來到這兒，覺得很方便的，吃飯也不要錢，住宿也不要錢，就這麼樣子把這一些個吸毒的嬉皮，就都招來了。現在他們雖然出家，那個惡性還都不改。」

時間到了，我不說了。我不說是不說，說起來沒完，你們願意聽嘛，將來有機會；不願意聽呢，那麼我可以少講一點。